

曬書堂集

曬書堂文集卷四

棲霞郝懿行蘭皋著

跋

李飲川說春秋冊跋

李濟甯人孝廉

飲川明府通經術以春秋世其家其學出入三傳上下
唐宋諸家其要歸一衷於經或徑路稀絕每曲折以通
其義視余斤斤自持者蓋不侔焉顧不以自多嘗與余
往復又取余春秋說條錄而加以明辯於此經可謂精
且勤矣余以拘迂不能全用其說僅採錄數事入於本

書餘仍歸諸明府用誌一時切劘之益焉明府以久次
選武邑從此以經術飾吏治將不徒託之空言矣余卽
以其說春秋卜之嘉慶十三年戊辰秋九月跋

刁氏墓誌銘石刻跋

刻爲北魏使持節刁遵作魏書刁雍有傳遵其次子也
誌所敘悉與傳符唯傳稱遵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年
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
之子當享長年及有子十三人皆誌所不載誌言小子
整者蓋卽第十三人也獨舉小者以其貴顯整事具詳
於傳例不書也誌文簡質略具梗槩而獨致其哀死之
情古人過墟墓生哀又北方風俗古樸卽此亦可見焉
汪鈍翁言誌銘首行及篆蓋宜書某府君勿加暨元配

字此近來無識者所爲古之誌銘上之太史立傳上之太常立諡今雖不行宜存遺意女子無傳諡奚爲行狀哉此誌首行書魏故使持節云云次書高祖某官某空格書夫人某氏又空格書父某官某次書曾祖祖父皆如之又自高祖及父皆各爲一行爲夫人不別行然後敘云公諱遵字奉國勃海饒安人云云銘辭別爲行銘後乃空格書夫人同郡高氏又空格書父允侍中中書監司空咸陽文公

案儒林傳云刁冲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泣涕固之終不止云云可爲夫人高氏行實而誌銘例不載誌

首行又無暨元配字
俱與鈍翁之說合

書法得魏晉風亦有漢隸遺意銘

辭有帝儻之

敬避作允

句儻字字書所無又依仁挺信據德

櫨明櫨字音義同表曰登農戢戢卽職字邊城侯捍邊
卽邊字秉祧肅命祧卽旄字皆字之別體耳石刻得自
樂陵廢寺址舊搨本今爲潞城劉桐村錫信員外家藏
其下方迤右缺百五十六字中間漫漶二十許字餘皆
完好嘉慶十八年癸酉夏五月跋

書白衣觀音神呪後

乾隆辛亥二月三日鐙下讀居易錄載寶坻諸生王敬祖者年十七喪明常虔誦白衣觀音呪康熙己巳四月二十六日夜夢一婦人素衣繕粧手啓敬祖左目以小鉗鉗出血筋長寸許復啓右目鉗之其血筋亦出而中斷謂之曰爾目無恙矣質明視物瞭然惟右目微有所障自是合家持此呪益虔盤山拙菴禪師智樸作王敬祖傳並呪以傳其呪卽今世所常誦者是也余素闇劣未窺釋典然竊以意推之當與儒書無二大約誠明二

字足以盡之矣觀其論覺悟有頓漸兩義語心法云不二爲門誠明之義其盡於此乎金石以誠堅日月以誠照水積而潤火積而炎油滿百斤其中自然生火置磁石樓上鐵承其下則衝擊而破其板物理相感皆自然耳熊渠子觀石以爲虎也而射之飲其羽是非有神物憑也誠之至者石爲開耳夫至誠感神惟德動天天且能動况觀世音乎彼觀音之所以靈者不必家至而日見也惟其誠至自然明生此上聖生安之資也人心之所以靈者非必魂交而夢接也由明而入積誠而通此

吾儒困勉之學也其理平常非有奇怪而昧者造作語
言張大其說抑亦惑矣然觀音度世亦常身現靈異吾
聞佛之教能化千萬億身以濟眾生是則神靈之說亦
未嘗無然泥其說以求之則過矣夫匹夫匹婦一念之
誠此中光明現種種妙相是卽自心之觀世音取之不
盡矣又奚必南海普陀哉昔東萊呂成公少褊急一日
讀論語躬自厚薄責人之句遂大悟易爲和平東萊之
性情非不定也幡然改圖謂非孔子之點化不可也然
世不云孔子善化東萊而謂東萊善學孔子愚嘗謂聖

人之書至神奇學者率平視之亦世無有善讀書如東萊者耳彼觀世音之經亦猶是也使世之奉觀音呪者盡如王生卽不必神靈啓之而誠無不動雖謂觀世音救之亦可也使世之讀孔子書盡如東萊卽不必神靈牖之而隨在受益雖謂孔子度化之亦何不可也獨是世之奉觀音者冥頑譎詐肆行諸惡顧乃晨昏盥漱唔唔咿咿徒欲借一呪以消遣之而觀世音者亦卒寂然莫應嗚呼同此觀音之呪豈有靈與不靈哉瑞玉篤信大士常與余約遵奉其教以時方讀儒書未暇也茲偶

述所見如此用以自省而自監焉

錄中又載滄州張漢儒嘗病彌留夢三梵僧以手三摩其腹立愈後至普陀謁大士遂蒙現身自石壁中出紺髮卷鬚高顴隆準衣綠色半身在雲氣中倏入石壁去又耶瑛類纂亦載元張光弼普陀山觀世音善財應現詩余按世之慕大士者形貌率作婦人或以發大慈悲具婆心故欺要之此書所載近得其實雖然大士一耳夢中乃有三梵僧何耶順治己丑春余七世祖北上公車至利津以寇阻而返壽光道中

夜夢三僧趺坐說法座前大水浩淼一片霞光徧滿大千世界及歸遂於近城西北建大士閣中設三像其中一尊狀貌鬚眉髣髴書中所載時余八世祖中丞公爲文記之且云大士雖三其願則一愚謂固然第兩夢所見皆云三僧則未知於義云何也附識於此

附
高王觀世音經靈異記

余在京師久見士大夫家多諷此經余不讀內典莫由知此經之靈異願以人多持誦而版本流傳淆譌失真

偶得海甯查氏家藏袖珍本遂取琉璃廠坊刻數本聚
集參校凡訂正六七十字於嘉慶辛未夏付會文齋令
照依鐫改訖因摹印二三百本俾誦者資攷鏡焉嘗讀
晉書載記第十五云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
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
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宋書第三
十六王彖謨傳云彖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
千遍則免旣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
呼停刑遣代守碣磔後魏書第七十二儒林盧景裕傳

云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惲每論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據三書所言此經靈異由來舊矣獨以高王爲號未知其審姑述以俟攷甲戌春三月廿七日讀晉書記

六韜逸文跋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

案類聚引此句下有將理不得

其意六字又武王作成王其下亦有脫誤故置之

太公曰爲之不密密而不富

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盜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然鐙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按此條載藝文類聚三十五及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五爲近人搜集六韜者所未收

或疑其文與六韜不類余以其有益於治生故錄而存之大抵今時通弊家計貧而資用奢物力耗而風俗靡酒食徵逐一筵之費至數十千古人所稱日食萬錢未足多也前聞景伯安滿洲人撫河南每接屬員恆詢待客幾器有過四者輒被呵譴今小小讌集盤飣紛羅日日常珍曾無下箸至於嫁婚過禮稱貸取資二日會親三朝餽女冠蓋盈門綺羅填巷酒闌人散筐篋一空謂之被盜良不虛矣十盜之條家家各占三四焉唯養女太多爲一盜此語似非人情兼違理教餘風未殄故今南

楚東粵鄉曲細人遂有生女不舉者殘害忍心將不爲盜而爲賊矣甯可謂賊愈於盜乎

往時嘉慶初年有戚里巨公參管部務余從郎吏呈畫文移至其直廬官曹填委抱牘濡毫者麋集階下值其上食案無空餘小椀疊陳多至廿卅度其施箸不過六七餘者羅列美觀而已夫敬事後食不先畫諾而急素餐又美多品昭示眾人非大臣之體余時不滿所爲今追記之又嘗詣 內廷遇徹早膳矮腳小几銀椀散羅不過四五此外銀疊數枚共聚一盤爲盛菹菜因歎帝

者之尊四海之奉常所供饌如斯而已儉先天下豈不
休哉乃至士大夫家窮奢極麗踵事增加不能仰承德
美至於棄事就酒衣服過度盜在其家恆流不免又或
優伶雜坐間以談謔肴餌鮮新更相誇競比之珍廚玉
食迴不侔矣風會所趨羞貧豔富或乃典衣候客貸息
稱觴婦女佚遊競爲華飾封藏不謹惟盜之招讀至舉
息就禮無事然鐙未嘗不意悚神搖心頽氣喪人人家
內不知盜藏凡幾驀然提起須著自心各人子細點檢

一番

尤西堂言鍾輅前定錄載凡人食料冥中皆有簿籍三
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其不食
祿者歲支然使支而不用亦復何害李衛公稱萬羊宰
相高陽王一餐數萬錢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謂二等一
韭也飽耳又言往在長安見總憲蔚州魏公宴客止五簋且
豚肩不掩幾無下箸處吾鄉葉文敏居家寒素有措大
風味其歿也布帷板牀幾無以殮昔人云儉得菜根斷
萬事可做吾輩不可不具此氣骨良齋雜
說四西堂此言大
可鍼砭其論葉文敏有云人或疑其矯然矯而廉不愈

於真而貪乎余謂矯卽何妨不矯亦不能爲廉也又云
李衛公少食百羊可免崖州之行蓋西堂晚年奉佛故
有此言耳然亦可爲多殺生命造孽者戒

西堂又言明末吾吳有奸相顧秉謙者魏黨也家富而
吝嘗送客至門次見一錢在地急以足踏之拱手曰恕

不送了遂拾而回後坐法民焚其居

良齋雜說四

余謂此老

家富而吝乃至一錢不捨吾意其居家自奉必儉然儉
乃適濟其吝坡公所云大意欲慳耳而文其名曰儉也
吾邑有一富翁廣置田園多藏廩庾夜間不敢高眠各

院邏巡以至廢寢其子若孫竊食珍美而以粗糲奉翁
翁知之怒一日入市市瓜大嚼忿恨而言我也要尋窮
其後翁死而孫輩奢華遂破其家

燭古用麻葦松竹後用樺木以其皮裹松脂謂之樺燭
字省作華所謂華燭者實非有華彩也六朝以還始有
蠟燭乃以白蠟爲之詩家所謂高燒銀燭者也俗競淫
麗遂有紅燭又有燭上作爲華飾者斯真可謂華燭矣
歸田錄言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
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故也

歸田錄言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鐙尤好夜宴劇
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
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
官燭油鐙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
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
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字彙

俗間字彙小書取供刺檢便於勦記耳然亦有本老學庵筆記二載王荊公字說盛行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此卽今之字彙所由來也但字會特荊公一家之書而字彙則鈔撮羣書耳雖名鈔撮動成罣漏蓋事出徇俗胸乏鑒裁要其指歸亦荊公字說之類耳字說今不可見筆記載其一條云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和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答曰此出

字說霄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真可笑也又
一條云鄉中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
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目
視者直吾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進此地讀之尤可笑也
宋儒爲荊公字說錮蔽心靈竟有學至三十年方識一
字者度此人雖壽百年才識得三四字耳

直字訓十目
所見本徐楚

金繫傳已非本義許君但
解云正見也何等簡明

讀中州金石攷書後

中州金石攷者黃玉圃之所輯也余既卒讀錄其有裨於世者數則略加詮次用資觀省云

余少時讀元微之會真記而薄之以爲浮蕩無行至播中葦之醜舞弄筆墨類昔人所譏天資刻薄人也其後閱宋人雜著乃知張生之名微之所自假託且崔與元皆出鄭氏記云中表相因非微之而誰於是愈益鄙之謂如所言何忍心害理若此浮薄之譏余似猶爲所欺而末減其罪也所最恨者後人文其事爲傳奇梨園歌

曲向紫墀毬上拍紅牙曼聲而奏之若傳爲美談者則微之之罪難逭矣偶讀中州攷其間古蹟多所闡幽而崔氏墓銘獨爲較著然後微之矯誣之罪一朝而白也

墓在滎陽縣題云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

銘

其文乃給事郎秦貫撰

據銷夏記謂鄭伯常令族與崔夫人淑

德著會員記者何造此犂舌業又云誌萬厯初禩出石門土中又據武安志誌銘已著於世多見之者嗟呼青塚埋羞令千秋白骨永玷泉扉而石銘歟然出土豈神物嫉其無端污鱗故顯其蹟以昭雪之耶嘗歎千古文

人游戲筆端或逞一時之快至其跡旣著後雖孝子慈孫百口解免而無從曷可勝道偶因此事而述所感如此且俾後之君子有以自監焉

陳州新鄭縣志周太祖陵前舊有石刻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又載南陽鄧州魏征南軍司張詹碑據水經注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元嘉六年大水蠻飢被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

釘余謂周太祖郭威也以武人有天下紙瓦衣棺雖復
儉不中禮然其意與漢文衣皁綈宋祖設耒耜何異至
於張詹虛設白楸之言空負黃金之寶一旦假手蠻凶
席卷而空之雖意錮南山甯同壽乎嘗怪前人厚葬之
非之死致生窮奢極欲曾未逾時玉魚金盃已出人間
向之身都侯王求如死士之壟而不可得語云山木自
寇膏火自煎讀魏征南碑曷勝掩卷浩歎

開封祥符縣二體石經易書殘碑宋仁宗至和元年書
本七經或云九經其後頗殘毀惟易書僅存然剝損過

半矣據宣和書譜章友直工玉筋字學與楊南仲篆石經於國子監今二經遺字可見者升五爻象貞吉升階階石經作偕困五爻利用祭祀石經作宗祀尙書武成篇與今書不同蓋在朱子定本前也惟一月壬辰旁死魄魄石經作霸旣生魄同洪範明作哲石經作晰酒誥厥心臧石經作藏又載陳畱縣周禮殘碑石長與祥符等寬減三寸蓋卽至和舊物散軼於此也春官司尊彝大喪存尊彝犬旅亦如之今本在凡酒脩酌下石經在左右玉几下余謂論語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漢石

經作殷人注殷人謂膠鬲朱子未見石經故止從邢本
又書洪範無偏無陂古文作頗唐明皇以此句韻不協
因周易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
爲無陂然則由斯以推經字之譌誤宜多矣豈獨殘碑
云云哉又載漢閭喜長韓仁碑據金石經眼錄正大五
年出土在滎陽縣碑不知何時斷裂篆額漢循吏故閭
喜長韓仁銘文內閭喜書熹依卽任字充卽不字丞卽
王字又載彰德府元魏孝文帝弔比干文太和十八年
隸書據金石文字記此碑字多別構如蔑爲薺蔽爲弊

菊爲菜寔爲寔箕子爲其往爲住厥爲廐邇爲亶顛爲
顛辛爲亲杼爲杵剗爲剗曳爲电芙蓉爲扶容葩爲葩
漂搖爲灑颺慮爲攄螭爲螭裔爲褭帶爲帶訴爲訴矧
爲鵠瀏爲溜俯爲府闔爲闔騶虞爲騶驥隨爲隨轡爲
轡吸爲歛闕爲闕睇爲睇不可勝記他如洛陽令鄭敞
碑辭稷書碑在武后久視元年故碑中字如地作塋天
作而人作丕臣作思國作囧日作㊦年作秊及登封縣
杳冥君銘君卽王
子晉月作囧之類皆武氏所製當時臣子
用之非天子不考文武墨自作聰明存此亦足見其僭

明事錄
竊也

衛輝汲縣周銅盤銘篆文奇古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後

岡前道萬世之靈

一作藏

於焉是寶唐開元中爲耕者所

得或云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妄也又云先聖孔子書

亦非玩其詞蓋三代後語耳池北偶談載孫退谷先生

說昔爲祥符令有人發古冢乃東漢馬武葬妾處中有

石卽武爲妾自製誌文甚古字畫精絕又有香奩一具

中貯脂粉皆宛然奩底一小銅印鐫妾莫如三字急就

章注漢有毛莫如又大梁城西水磨間土人掘地得一

石有日月逝酒漿五字乃古篆也周櫟園侍郎摹勒以傳謂非仙者不能道也又載陝州志州東硤石北仙姑洞前水底有歸去來兮石渠洞泉八字筆勢飛動綽有仙風陳州扶溝縣志載明宏治中邑人於謝處士墓前得唐人銘彳石紀齡芳儀永謝一奄泉扉魂返夕夜又南陽縣宗資宅甌瓦篆宋時耕者得甌瓦上有宗氏千秋四字古篆今無存金石錄漢天祿辟邪字在南陽宗資墓前石獸膊上蓋右刻天祿左刻辟邪也南陽新蔡縣志載晉畢卓故里在飼陽城明萬厯時居民鑿井得

甌屋方廣如池有石額題游息書屋四字卽畢吏部書屋也考古圖秦雙魚洗得於新鄭形制與四錢大洗同而差小皆有宜子孫三字旁有雙魚爲飾周櫟園書影云郭公甌滎澤滎陽尤多郭公不知何時人甌上朱書嘉靖間發古墓得之南陽固始縣有孫叔敖碑水經注在期思卽今光山縣也廟前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馬驢云左傳宣十一年令尹蔦艾獵城沂杜注爲艾獵孫叔敖也不名饒余謂此碑漢延熹中立名字或附會當以杜注爲是碑載優孟事與史記微異而所載歌

絕奇足傳也

宋元豐中勅以遺愛之碑爲額

明甯時鏌黎公墓祠記略

子貢墓在大伾山東南三里許莊民杜姓慮官府謁祭之擾夜焚其碑而匿之且以子貢石像移於大伾之麓又開封通許縣有漢廣武君李左車墓碣邑志云墓在廟後墓前有石方僅二尺文字漫滅可辨者君李左車尾曰斜臨洧水北眺夷山數字歸德商邱縣有隋孝烈將軍廟碑廟祀木蘭蓋卽女郎替爺征者也諡曰孝烈宜矣又陳州密縣志載長官伏虎事絕奇云縣南里許有長官墓碑勒遺像一官一執印一老嫗一虎梁佐索

長官廟記長官未知何代人昔宰是邑有惡獸入境公
選膽勇一人執牒往追而投之獸銜牒自至訟庭踞地
而伏自是境不爲患余謂此事與漢童恢頗類惜碑字
雕落其詳弗可得聞矣

周禮里宰賈疏云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於此
合耦使相佐助浚儀王氏曰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
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酈
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衛誤矣漢食貨志言古
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

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里胥之塾其卽里宰所謂耨者歟愚謂趙氏洪氏及酈道元竝以街彈爲衛彈固誤但王氏引食貨志而以里胥所坐之塾卽里宰合耨之耨亦非也古者家必有塾塾者門側之室閭門左右亦各有塾擇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右師其次爲左師以教里中之子弟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是塾乃設教之地非合耨之地也所謂耨者自當別

有處所若今郵亭之旁官舍里宰時處於此旣以合耦
且使彈壓一里之人若謂卽指塾言又何必易塾爲耒
而里胥豈里宰耶且以康成注觀之謂耒耨耨耨耨耨
若今街彈之室夫旣曰里宰治處則非塾已明矣况云
街彈之室是豈門左右之塾之謂乎

讀常璩華陽國志書後

道將是書意在甄表人物詮敘英賢乃其序志之篇忽及黃門侍郎鄧通卓王孫二人非英賢也或居佞幸或在貨殖而與魁壘耆碩連翰垂文不亦忝乎且於二十人下自標注云其侍郎田儀楊得意無善事在中也按田儀爲人見揚雄答劉歆書得意狗監見司馬相如傳二人行誼雖未足甄然此旣標以無善不錄未聞彼復以何善蒙書也又序志云高士王廣皓子父爲公孫述所聘自刎廣逃匿述破後郡及州命察舉皆不往曰吾

不能復讐敢當世榮科也此人乃應標題孝節何但目
爲高士乎又云先生胥君安見春秋傳首其梓潼士女
志讚曰春秋穀梁傳首敘曰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
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此人駁左度亦不過門
戶之習何足獨當先生之目也按韓詩外傳六云先生
猶言先醒也審如君安所駁將從左者豈皆眊眊猶醉
耶凡此皆記錄之失略摘數條以存梗槩焉

劉先主志云先主還沛解公使覘之見其方披蔥使廝
人爲之不端正舉杖擊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覺也其夜

先主急東行公馳使追之不及按三國蜀志注引胡冲
吳歷以爲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闕門裴松之
謂曹公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非因種菜遁逃而去
然則拔葱之說亦非事實明矣又云初羽隨先主從公
圍呂布於濮陽時秦宜祿爲布求救於張揚羽啓公妻
無子下城乞納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
有色自納之後先主與公獵羽欲於獵中殺公先主爲
天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云云此事亦非事實不待辨
也夫乘亂而納人妻非義也因獵而圖報怨非直也因

此懷懼不安非勇也三者皆烈士所不爲而謂關公爲之乎

案裴松之蜀志注引蜀記亦載此事而云與魏氏春秋所說異是事屬傳疑故駁之

大同志云咸甯三年春益州刺史王濬誅犍爲民陳瑞瑞以鬼道惑民自稱天師徒眾以千數百濬誅其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俗無淫祀教化大行又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爲伐吳計別駕何攀以爲佃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餘

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之

案西州後賢志載此議特詳

攀又建議裁

船入山動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柏宜什四市
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五年冬十有二月濬
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伐吳臨發
斬牙門將李延所愛侍將也以爭騎斬眾莫不肅西州
後賢志云攀除滎陽令進廷尉平有盜開城門下關者
法據大辟攀駁之曰上關執信之主下關儲備之物設
有開上關何以加刑遂減死領越騎校尉武庫災百官
皆赴火攀獨以兵衛宮凡此數條濬攀傳不見敘錄應

據以補晉書之缺略

案潛攀皆才略之士晉書於潛傳已疎而攀傳尤略後賢志則詳矣

巴志云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旣甯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王歎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爲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南中志云泰始七年交趾破敗之後功曹李祚見交趾民殘害還遂率吏民保郡爲晉祚舅黎晃爲吳將攻伐祚不下數遣人解喻降之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惟力

是視矣祚固守求救南中南中遙爲之援序志云後漢
長沙太守任循字伯度成都人少失父後爲長沙守父
流離遠居長沙爲郡五官父之母識知是事在精通也
此與風俗通言龐儉得翁其事頗同矣蜀志云犍爲郡
犍道縣有孝子隗通爲母汲江膏水天爲出平石生江
中今石在馬湖江而孝子吳順養母赤烏巢其門此與
姜詩鯉躍鵲烏傷亦何異焉又云江陽郡符縣永建
元年十二月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拜檄巴郡守過成
瑞灘死

案瑞水經江水注及後漢書列女傳竝作湍

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

二十五迺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頭下

案水經注有二子五歲以還後

漢書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此志迺字上似有缺脫應據補

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

絡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

一日與父屍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守蕭登高

之上尙書遣戶曹掾爲之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熨

道張帛

案先絡後漢書作叔先雄搜神記亦同其父之名唯水經注作尼和爲異

案張帛事

志中缺載又志有邨之二姚與先絡竝列而序志僅云

廣柔長姚超二女姚妣饒邨人亦未詳其事實唯水經

江水注載邨縣民有姚精者爲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

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沈江中喪後日當至可伺候
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於水郡縣表異焉此與蜀志
所載當卽一事而小異也廣柔長姚超與縣民姚精不
容同時有此二人二事必是傳聞之異其妣饒蓋二姚
之名字惜古書殘缺其詳靡得而聞矣水經注又引益
部耆舊傳曰張真妻案序志真作貞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
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
四日帛持真手於灘下出也二事蜀志缺略賴此補亡
矣序志又載姜詩妻龐行後漢書止云龐盛之女此補

詳其名也又載趙盛道妻媛後漢書則云盛道妻趙氏之女字媛姜與此不同疑志有脫誤也南中志云甯州刺史李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牂柯路塞停住交州文武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事秀初適漢嘉太守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南故共推之秀獎厲戰討食糧已盡人但茹草炙鼠爲命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首尾三年釗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此等皆孝忠盛節英媛高行撫存一二庶敦薄俗兼補史之闕文焉

南中志又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

案蜀志劉璋遣從事張肅送叟

兵三百人

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

案結與紒同

無大侯王如汶山

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爲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與夷爲姓曰邛耶諸姓爲自有耶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邛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巴志云江州縣郡治塗山有禹王祠及塗后祠今按禹生石紐娶於塗山此地爲近

案蜀志秦宓傳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注引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

也許叔重以九江當雋屬之地遠疑非也又云縣下有

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

粉水故世謂江州墮林粉也

案水經江水注引膏暉作
暉曜又云粉水亦謂之爲

粒水也

案蜀有錦江巴存粉水暉映爭奇矣又云涪陵郡

巴之南鄙山有大龜其甲可卜其緣可作又世號靈又

案又與
叙同

漢中志云南鄭縣有池水從旱山來入沔案旱

山卽詩云旱麓者也蜀志云江原縣出黃潤細布有堯

筒盛案左思蜀都賦黃潤比筒李善注引司馬相如凡

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禪揚雄蜀都賦曰筒中黃潤一

端數金皆謂是也又云臨邛縣有火井以家火投之火

焰出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

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

案水經

武州川東火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廣減尺許源
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烟騰
火發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熒臺矣火井東五六尺有
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熱勢又同以草納之則不然皆
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爲目據此又又云有古石山有
一火井而有異又云井北有風穴也

石鑛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案蜀志汝山

郡臺登縣山有磐石火燒成鐵剛利與此頗同禹貢梁

州厥貢磐鐵謂茲二石矣南中志云牂柯郡廣談縣母

斂縣有剛火也案剛火未審作何狀覽其嘉名殆與弱

水爭勝矣凡此等類綜其名義撫其新奇抑亦博雅所
取資焉書雖近刻文字殘落多不可讀貞字缺筆當是
影宋本亦爲佳也

或謂

見蜀書
後主評

諸葛孔明用蜀不置史官此言非也孔明

治蜀庶事精練豈於茲事竟致闕如吾觀劉後主志稱
大長秋南陽許慈普記載籍典掌舊文此卽史職也又
稱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此非孔明所置
而何又西州後賢志王化少弟崇學業淵博蜀時東觀
郎陳壽東觀祕書郎此皆蜀有史官之證

昔人有言君臣相遇如此其難非虛言也吾於劉先主志見之矣志云建安十九年先主領益州牧法正蜀郡太守正既臨郡睚眦之怨一餐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爲輔翼遂翻飛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正使不得行其志也章武二年先主與吳人戰敗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曰永安丞相亮聞而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使不東行既復東行必

不傾危矣嘻君臣之際若此之難也先主與孔明魚水之契而猶有所未盡非隱默不言也度言之而不見聽或諫之而以爲非是爲己博言諫之名而令君受瑱規之謗非孔明所忍出也然則孝直爲人必有任數之能兼負伉直之氣或類鬻權之爲使其君有所畏憚而不敢逞故曰能制主上使不東行然此又非孔明之所自處也烏呼得主如孔明而猶若是况萬萬不及孔明者哉

書袁簡齋六宮辨後

古書不言天子后妃之數曲禮一書至爲簡古其下篇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而不言其數鄭注乃以妻爲八十一御妻此臆說也旣云妻八十一則妾之數又應增多而不止於八十一矣此鄭誤據禮記昏義之文與曲禮已不合周禮內宰先鄭注亦引之皆非也按蜀志董允傳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云云荀爽亦曰天子娶十二據允及爽言竝與事

理合此定論也鄭注檀弓三妃引春秋說以天子取十二爲夏制而云殷人增以三十九周人又增以百二十一則皆以意差之書無明文難爲典要簡齋駁之是矣惜未能援據經傳自暢其說耳其云天子無六宮爲始於秦皇亦非確證恐不足以駁難周官吾以爲天子不妨有六宮但宮雖有六人自十二誰云不可何必定謂六宮之內便應百有二十一人使列屋而間居貫魚而敘進哉簡齋文雖辯而義猶疏又但雜引說苑天子諸侯正寢三及國語內官不過九御汲汲欲駁六宮之說

爾復自云其制則難稽是終不能自伸其說恐適爲康
成所嗤胡不援檀弓注以送難於康成而必斤斤然爲
六宮置辨耶

書金誠齋四書正義後

執鞭之士 鄭注以執鞭之士爲賤職邢疏云周禮秋
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
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是賤
職也俗解多以執鞭爲御車誤矣今所謂馬鞭古所謂
策也曲禮云僕執策立於馬前又言國中以策彗此書亦言策其馬惟左傳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之言左氏生春秋之末故有此說則執鞭非御車之事且御爲六藝之一
爲君御者曰太僕非賤役也今按誠齋謂執鞭非御車
是也而據邢疏以條狼爲說則非條狼之職雖以下士

隸秋官而與求富義不相蒙攷之地官司市司稽兩言

胥執鞭度然則近市三倍民有爭心胥吏執鞭將以威

眾

虞書鞭作官刑左傳亦言鞭之見血

賤同眊庶利析錐刀孔子所言執

鞭之士安知不謂此乎然周官晚出其書當非孔子所

見左傳雖言周禮在魯而非今之周官嘗疑周官蓋周

末之書必非周公所爲其言猥瑣或雜出陰陽術數者

流與逸周書穆天子傳素問山海經之屬文字皆不甚

相遠周人所述周府所藏本名周官後儒強名周禮而

列於經部過矣金誠齋長於三禮其所解經多引禮文

爲斷而不盡是所安如執鞭專據邢疏亦其失也鄭注賤職
亦不必深泥孟子言持戟之士未聞士必有官

書祭榎精文後

先八世祖中丞公初蒞巴縣之十日報江水覆舟溺者以數百計詢之耆老僉曰禹王所遺榎精每至四五月輒鼓浪傷人因作文祭之遂避至黃葛渡不復爲害時崇禎己巳年夏四月也巴屬重慶府峽深灘險宜多靈怪其榎精不審是何物余疑其名久矣偶讀水經江水注云蜀有迴復水江神常溺殺人文翁爲守祀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爲害然亦不言江神何狀也又引風俗通言秦昭王時蜀守李冰與江神鬪兩俱作牛形

而江神以被刺死則似非文翁所擊者也又江水東南

過犍道縣北注云縣有蜀王兵蘭其神作大難

案難華陽國志

作難當是

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後漢

郡國志注引華陽國志曰有玉岳蘭李冰燒之卽此也

今按兵蘭華陽志作兵欄管子小匡篇有蘭盾注云蘭

卽所謂蘭錡兵架也史記信陵君傳平原君負欄矢集

解引呂忱曰欄盛弩矢按說文云簡所以盛弩矢人所

負也然則欄欄蘭竝假借通用依說文當作簡蜀王兵

蘭蓋本蜀王所遺因以蜀王爲名而郡國志注脫一蜀